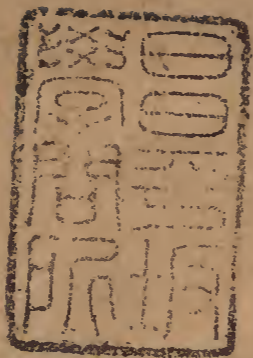


前漢書



漢書門類			
五	五	八	八
二	四	五	八
六	五	函	號
冊	架		

內閣文庫			
五	五	八	八
二	二	六	八
九	六	冊	號
函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88	
冊數	26 (24)		
函號	279	58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前漢書卷九十五

西南夷列傳

夫明新制大夫百子... 尊祭酒長官應秋

初並殺刑

百業... 在... 治... 宜...

諸官... 自... 始...

其... 人... 之... 以... 其... 應... 秋...

前漢書卷九十五

西南夷兩粵

朝鮮傳第六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

且少監琅邪縣開國子

顏師古注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

師古曰後為縣屬牂牁郡

其西靡莫之

屬以十數滇最大

師古曰地有滇也滇音顛

自滇以北君長以

十數邛都最大

師古曰今之邛州本其地

此皆椎結

師古曰椎音直追反結讀曰髻

為髻如椎之形也陸賈傳及貨殖傳皆作魁字音義同耳此下朝鮮傳亦同

耕田有邑聚其

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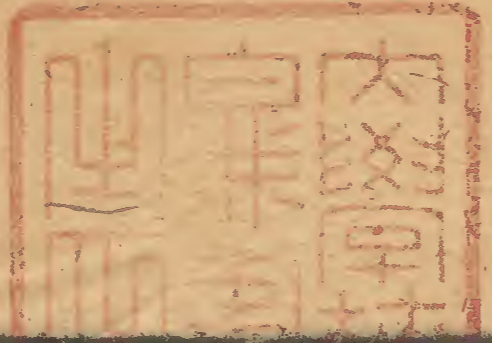
師古曰葉榆澤名因以立號後為縣屬益州郡名

萬曆二十五年刊

前漢書卷九十五

朝鮮傳

一



為雋昆明

師古曰雋即今之雋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即今之南寧州諸蠻所居是其地也雋音隨

編髮

師古曰編音步典反

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

里自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祚都最大

師古曰徙及祚都二國也

徙後為徙縣屬蜀郡祚都後為沈黎郡徙音斯祚音材各反

自祚以東北君長以十

數冉駝最大

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駝音在

其俗或土著

或移徙

師古曰土著謂有常居著於土地也著音直略反

在蜀之西自駝以東

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

師古曰循順也

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躡將兵循江上

師古曰謂緣江而上也

躡者楚莊王苗裔也躡至滇池方三百里

略巴黔中以西

師古曰黔中即今黔川是其地本巴人也莊

縣其澤在西北華陽國志云澤下流淺狹狀如倒池故曰滇池

師古曰地地理志益州滇池

曰池旁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

道塞不通因迺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

師古曰為

其長師也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

師古曰其處險阨故道纔廣五尺

諸此國

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

師古曰西南之徼猶此方塞也徼音工鈞反

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祚馬

焚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

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

師古曰番音蒲何反

南粵食蒙蜀枸醬

晉灼曰枸音矩師古曰子形如桑椹緣木而生味尤

辛今石渠則有之食讀曰飲

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

師古曰道由也

萬曆二十五年刊

前漢書卷九十五

南粵

二

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

師古曰番禺音普安反禺音隅

蒙歸至長安問

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

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

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迺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

左纛

師古曰言為天子之車服

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

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

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

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

郎中將

劉放曰當許中郎將後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同

將千人食重萬餘人

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

從巴苻關入途見夜郎侯多同

師古曰多同其侯名

也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

師古曰比之於漢縣也

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迺

且聽蒙約還報迺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燹道

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苻可置郡使相

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

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饟

師古曰饟數古餉字

歲道不通士罷餓餒離暑溼死者甚眾

師古曰罷讀曰疲餓饑也離遭

也餒音能賄反

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與擊耗費亡功上患之使

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時

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為害

師古曰言通西南夷

大為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

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師古曰令自保守及元狩

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

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

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

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

子廼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開出西南夷

隙而出也師古曰求開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廼留為求道

羌滇王名師古曰當四歲餘○宋祁曰據遷史當云為求皆閉昆

明莫能通師古曰為昆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及

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

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師古曰言可專事天子注意焉及

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

行旁國虜其老弱師古曰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

為太守漢廼發巴蜀罪人嘗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

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

隔滇道者且蘭師古曰言因軍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

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師古曰

而誅謂軍還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

蘭邛君并殺祚侯冉駝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為粵

萬郡祚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以武
都郡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
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伏
未肯聽師古曰仗猶倚也相依倚勞莫數侵犯使者吏
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
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師古曰言初始滇王離西夷師古
曰言東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
王印復長其民師古曰為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
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
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

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師古曰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
為犇命萬餘人擊牂柯大破之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
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辟胡不進蠻夷遂殺
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
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
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上曰鈞町侯亡波
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師古曰鈞音鉅于斬首捕虜
有功其立亡波為鈞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
邑三百戶後間歲武都氐人反師古曰間遣執金吾馬
適建龍頡侯韓增與大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

萬曆二十五年刊

前漢書卷九十五

列傳

五

平中夜郎王興與鈞町王禹漏卧侯俞更舉兵相攻孟

曰漏卧夷邑名後為縣師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

者以為道遠不可擊迺遣大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

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

軍王鳳曰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

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與復

守和解師古曰選與怯不前之意也太守察動靜有變

迺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曰曠空也一時三月也

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必相

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師古曰言起狂悖之心而殺守尉也遠藏溫暑

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師古曰孫孫武也吳吳起也賁孟賁也育夏育也

若入水火往必焦没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

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勅旁郡守尉

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調發也要害者在我為要於敵為

害也徒鈞反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

軌者即以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師古

曰即猶若也不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

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牙早斷

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

薦金城司馬陳立為牂柯太守立者臨邛人前為連然

萬曆二十五年刊

長不韋令蘇林曰皆益州縣也蠻夷畏之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

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迺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

興國且同亭師古曰且音子餘反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

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師古曰數音所具反邑君曰將

軍誅亡狀為民除害願出曉士眾以興頭示之皆釋兵

降鉤町王禹漏卧侯愈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

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

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

翁指據阨為壘立使奇兵絕其饗道縱反間以誘其眾

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師古曰共讀曰供引兵獨進

敗走趨立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師古曰戲音許宜反又音麾都尉

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

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郡有

盜賊復以立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左庶長

師古曰第十爵也徙為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為天下最賜金四

十斤入為左曹衛將軍都尉卒官王莽篡位改漢

制貶鉤町王以為侯王邯怨恨師古曰邯其王名也邯音酣牂柯大

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服三邊

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

茂發巴蜀犍為吏士賦歛取足於民以擊益州出入三

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寧始

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師古曰莽改益州為庸部大發天水隴西

騎士廣漢巴蜀捷為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

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饑

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粵雋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

自立為邛穀王師古曰枚根太守之姓名會莽敗漢興誅貴復舊號

云師古曰此漢興者謂光武中興也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師古曰真定本趙國之縣也佗音徒何反秦并天下

吹定揚粵師古曰本揚州之分故云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

與粵雜處師古曰適讀曰適適有罪者徙之於越地與其土人雜居十三歲至二世

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師古曰囂音敖召龍川令趙佗師古曰龍川南

海之縣也即今之循州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南海

辟遠恐盜兵侵此師古曰僻讀曰僻吾欲興兵絕新道師古曰秦所開

越道也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

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郡

中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

事師古曰囂被加也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

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

為守假師古曰令為郡縣之職或守或假也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

自立為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

萬曆二十五年刊 前漢書卷九十五 列傳 八

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

輯百粵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粵

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

異蠻夷鬲絕器物師古曰鬲與隔同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

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武

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

之師古曰周竈也慮音盧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領師古曰踰與踰

同下皆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

閩粵西甌駱役屬焉師古曰西甌即駱越也東西萬餘

里迺乘黃屋漢稱制與中國侔文帝元年初鎮撫天

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師古曰言不以威武

加於遠方也迺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師古曰親謂父母也歲時奉

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

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太中大夫謁者一人

為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

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

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師古曰言未得通使於越高皇帝棄羣臣孝

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師古曰言疾病

益甚也以故諄暴乎治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諸呂為變故亂法不

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

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孟康曰辭讓帝位不見置也

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

弟請罷長沙兩將軍師古曰他之昆弟在故鄉者求訪之而兩將軍將兵擊越者請罷之

以賓附於漢也言親昆弟者謂有服屬者也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

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

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

國庸獨利乎師古曰言越兵寇邊長沙南郡皆厭苦之而漢軍亦當相拒方有戰鬪於越亦非利也

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

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

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師古曰介隔也朕不能擅變

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

服領以南王自治之蘇林曰領山名也如淳曰長沙南界也雖然王之號

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

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師古曰彼此共棄故云分終今以

來通使如故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終久故云終今以來也故使賈馳諭告王

朕意王亦受之母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

下褚二十衣遺王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上中願王聽下者綿之多少薄厚之差也

樂娛憂存問鄰國師古曰謂東越及甌駱等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

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

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

萬曆二十五年刊
前漢書卷九十五
列傳

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

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

璽以為南粵王使為外臣時內貢職師古曰言以孝惠

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

事近細士信讒臣師古曰細士猶言小人也別異蠻夷出今日母予

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師古曰言非中國故云外越即予予牡

母與牝師古曰恐其蕃息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師古曰辟讀曰僻齒

已長謂老也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

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友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

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

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

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

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

夷中西有西甌其眾半羸師古曰羸謂劣弱也南面稱王東有閩

粵其眾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

師古曰言長沙之國半雜蠻夷之人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

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

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

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

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

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
不敢為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
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蝎蟲也蘇林曰漢舊常以獻陵廟載以赤轂小車師古曰此蟲食桂故味辛而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
賔之以蜜食之也蠹音丁故反
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說遂至孝
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
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為南粵王
立三年閩粵王郢與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
俱為藩臣母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
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師古曰多守猶重也

職約

師古曰守藩臣之職而不踰約制

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

未諭領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
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迺興兵誅閩粵死亡
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
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
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
要之不可以休好語入見師古曰休誘也不可被誘休
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執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
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曰文王
嬰齊嗣立即臧其先武帝文帝璽李奇曰去其僭號嬰齊在長

安時取邯鄲穆氏女

師古曰穆音居虬反

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

立穆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

師古曰風讀曰諷諷諭令

入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

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為

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

曾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

師古曰姓安國字少季

及嬰齊薨後元

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

夫終軍等宜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

師古曰助令決策也衛尉

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

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

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

比內諸侯三歲壹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

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

師古曰丞相內史中尉太

傅之外皆任其國自選置不受漢之印綬

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者皆

留填撫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資為入朝

具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為長吏七十餘人

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

孟康

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晉灼曰秦王即下趙光也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

其居國

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

師古曰愈勝也

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

者使者注意嘉執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

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師古曰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

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

國之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

相杖遂不敢發師古曰杖音直亮反嘉見耳目非是師古曰異於常也即

趨出太后怒欲鎡嘉以矛師古曰鎡謂撞刺之也音窻王止太后嘉

遂出介弟兵就舍師古曰介甲也弟兵即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稱病

不肯見王及使者迺陰謀作亂王素亡意誅嘉嘉知之

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之

罪使者怯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

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

足以武往二千人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縣人也邾音夾奮曰以區區粵

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師古曰邾音夾奮曰以區區粵

又有王應獨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

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摎樂將二千人往入粵

境呂嘉迺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

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

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奴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

稷為萬世慮之意迺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

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粵妻

萬曆二十五年刊

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深未至番禺四十里

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爲

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

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師古曰言最爲首也封其子延

年爲成安侯摎樂其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

德爲襲侯晉灼曰襲古龍字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

譏臣不討賊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譏臣不討賊者春秋之義呂嘉建德等

反自立晏如師古曰言自相置立而心安泰無恐懼令粵人及江淮以南

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

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

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爲戈船下瀨將軍師古曰三從粵來

歸義而漢封之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

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

將精卒先陷尋陘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

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

樓船會迺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

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

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

少師古曰莫讀曰暮伏波迺爲營師古曰設營壘以待降者遣使招降者賜

萬曆二十五年刊

前漢書卷九十五

列傳

十五

印綬復縱令相招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印樓船方

攻燒敵反毆而入伏波營中遲旦城中皆降伏波師古曰遲

音反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

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為海

常侯師古曰校之司馬若粵郎都稽得嘉為臨蔡侯孟

日越中所自置郎也今行軍總管司馬也蒼梧王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為隨

桃侯及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道侯蘇林曰揭音粵

將畢取以軍降為滕侯師古曰越將姓畢名取也功粵

桂林監居翁服皮曰桂林部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

為湘城侯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

下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

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以推

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也

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師古曰

泉州建安是也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所謂

番君者也師古曰吳芮號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王主

命不王也孟康曰主號命諸侯以故不佐楚漢擊項籍

無諸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粵王王閩

中故地都冶師古曰地名即侯官孝惠三年舉高帝時

粵功師古曰追論其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廼立搖為東

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后數世孝景三年吳王濞

友欲從閩粵師古曰招粵令從之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

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

閩粵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

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

對曰粵人相攻擊固其常不足以煩中國徃救也中大

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

語具在助傳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粵請舉國徙中

國廼悉與衆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粗擊南粗南粗守天

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

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喻領閩粗王郢發兵

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不請故天子

兵來誅漢兵衆強即幸勝之後來益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衆盛強

今雖勝之後必更來也滅國乃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罷兵固

國完不聽廼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鏃殺王師古

日鏃音初江反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王

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焉廼以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

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軍兵曰郢等首惡

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張晏曰繇邑號也師古曰繇音搖乃使中郎

將立丑為粵繇王奉閩粵祭祀餘善以殺郢威行國中
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足
復興師曰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粵王
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粵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
千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師古曰
解說若今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師古曰遣及漢破番
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粵上以士卒勞倦
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豫章梅領待命師古曰聽明年
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留境且往師古曰言兵在
之廼遂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

沙武林梅領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

州侯齒將屯師古曰齒城陽恭王子也舊封山州侯不敢擊卻就便處皆

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師古曰妄自尊

也大上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師古曰說讀曰悅句章會稽之縣浮海

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師古曰楊僕也中尉王溫舒出

梅領粵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

咸入東粵東粵素發兵距嶮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

船軍數校尉殺長史樓船軍卒錢唐棣終古斬徇北將

軍師古曰錢唐會稽縣也棣姓終古名也棣音袁為語兒侯孟康曰越中地也今吳南亭是師古

或作籟其音同自兵未往故粵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

歸諭餘善不聽及橫海軍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粵軍於漢陽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以其眾降橫海軍封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敖為開陵侯師古曰功臣表云開陵侯建成以故東粵建成侯斬餘善侯二千戶而此傳云名敖疑表誤封陽為卯石侯師古曰功臣表作外石與此不同疑表誤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繚婁侯師古曰繚音遼婁音於耕反福者城陽王子故為海常侯坐法失爵從軍亡功以宗室故侯及東粵將多軍李奇曰多軍名漢兵至棄軍降封為無錫侯故甌駱將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為下郡侯師古曰下郡音郭於是天子曰東粵歷多阻閩粵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

之間東粵地遂虛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師古曰戰國時燕國略得為置吏築障師古曰障所障蔽也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遠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泚水為界師古曰泚水在樂浪縣音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泚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師古曰燕齊之人亡居此地及真番朝鮮蠻夷皆屬滿也都王險李奇曰地名也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

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

千里傳子至孫右渠師古曰滿死傳子子死所誘漢亡

人滋多師古曰滋益也又未嘗入見師古曰不朝真番辰國欲

上書見天子又雍闕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也元封二年

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師古曰譙責讓也音才笑反何去

至界臨涓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師古曰長者裨王名

也送何至涓水何因刺殺之即度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

將上為其名美弗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

發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

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

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如淳曰遼東兵多也兵先

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師古曰於法合斬樓船將齊兵七千人

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擊樓船樓船

軍敗走將軍僕失其眾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

聚左將軍擊朝鮮涓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為兩將未有

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

降恐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

千疋及餽軍糧人眾萬餘持兵方度涓水使者及左將

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

使者左將軍詐之遂不度涓水復引歸山報天子誅山

左將軍破泚水上軍廼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
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
幸師古曰親幸於天子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
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二卒卒皆恐將心慙
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廼陰間
使人私約降樓船師古曰與樓船為要約而請降往來言尚未肯決左
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
人求閒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
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師古曰意疑也今與朝鮮和善
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乃

使衛山諭降右渠不能顛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今
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
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
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
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
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
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師古曰戲讀與麾同并其軍以報天子
許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
陶尼谿相參將軍王啖應劭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
也相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啖四也應氏乃
云五人誤讀為句謂尼谿人名失之矣不當尋下文乎

萬曆二十五年刊

前漢書卷九十五

列傳

三十一

頰音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

戰益急恐不能與師古曰不能與猶言不如也王又不肯降陶啖路

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廼使人

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

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師古曰右渠之子名長降相路

人子最師古曰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於道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告諭其民誅成

已故遂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封參為瀆

清侯師古曰瀆音獲陶為秋苴侯晉灼曰功臣表秋苴屬勃啖

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涅陽侯左將

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

口當待左將軍蘇林曰列口縣名也度海先得之擅先縱失亡多當誅

贖為庶人

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

句踐亦以粵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

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繇王居股等猶

為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於唐

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遭世富

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師古曰已甚也言其事甚勤勞追觀太宗填撫

尉佗師古曰言文帝以恩德安撫之也填音竹刃反豈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

以德者哉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僖七年諸侯盟于甯母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

德攜謂離貳者也懷來也言有離貳者則招集之恃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十五終

前漢書卷九十六上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師古曰自烏孫國已後分為下卷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

師古曰司馬彪續漢書云至千哀平有五十五國也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

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

接漢阨以玉門陽關孟康曰二關皆在敦煌西界限師古曰隄塞也西則限以

萬曆二十五年刊

葱嶺

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葱嶺其山高太上悉生葱故以名焉

其南山東出金城與

漢南山屬焉

師古曰屬縣也

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

闐

師古曰闐字與寘同音徒賢反又徒見反

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

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

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

師古曰袤長也音茂

其水亭居冬夏不

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自玉

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

莎車為南道

師古曰波河循河也鄯音上扇反傍音步浪反波音彼義反此下皆同也

南道

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

師古曰氏音支

自車師前王庭隨

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

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諸國大率土著

師古曰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

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略反

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從

屬匈奴

師古曰服屬於匈奴為其所役使也

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

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

焉

師古曰給足也

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卻

戎狄築長城界中國

師古曰為中國之境界也

然西不過臨洮漢興

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

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

始築令居以西

師古曰今音鈴

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

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

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

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師古曰收其所種五穀以供之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

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滅之分以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

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眾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

侯吉為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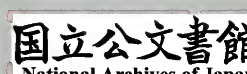
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田於北胥鞬師古曰胥鞬地名也胥音先餘反鞬音居言反披莎車之地師古曰披分也

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師古曰督察也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

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戍已

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眾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為烏

貪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耳



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媯羌孟康曰媯音兒師古曰音而遮反媯羌國王

號去胡來王師古曰言去離胡戎來附漢也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

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戶四百五十口千七

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西與且末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隨畜逐

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穀師古曰賴以自給也山有鐵自作兵

兵有弓矛服刀劔甲劉德曰服刀拍髀也師古曰拍音髀又音陞西北至

鄯善乃當道云

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扞泥城師古曰扞音一胡反去陽關千六

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

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輔國侯郤胡侯鄯善都尉擊

車師都尉左右且渠擊車師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北

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

里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地沙鹵

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師古曰寄於它國種田又糴旁國之穀也國出玉多葭

葦檉柳胡桐白草孟康曰白草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檉柳河柳也今謂之赤

檉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熟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桑也蟲食其樹而沫出下流者俗名

為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也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語訛呼淚為律檉音丑庶反民隨畜牧

逐水草有驢馬多橐它能作兵與媯羌同初武帝感張

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

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師古曰每供給使者受其勞費故厭苦也攻

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爲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漢使
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
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姑師師古曰屬國謂諸外國屬漢也王恢
數爲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
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
之屬師古曰暴謂顯揚也還封破奴爲浞野侯恢爲浩侯於是漢
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旣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
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
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卽遣騎因樓蘭候漢使
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爲貳

師後距

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敵

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

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

師古曰以文簿一一責之

對曰小

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
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伺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
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
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
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
質子亦遣一子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
歸得立爲王師古曰匈奴在漢前聞樓蘭王死故卽遣質子還也漢遣使詔新王
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謂王曰

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僭糧送迎漢使又數爲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爲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母敢

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

師古曰嘗歸者其王名也昭紀言安

歸今此作嘗歸紀傳不同當有誤者

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封介子爲義

陽侯乃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爲刻印章賜以宮女爲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

門外

孟康曰橫音光

祖而遣之

師古曰爲設祖道之理也

王自請天子曰身

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國中有伊

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

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

師古曰填音竹乃反

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鄯善當漢

道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皆種五穀土

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戶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輔國侯左右將譯長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犁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蒲陶諸果西通精絕二千里

小宛國王治杆零城師古曰杆音烏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

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婁羌

接辟南不當道師古曰辟讀曰辟下皆類此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里戶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精絕都尉左右將

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阨陜西通杆彌四百六十里

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戶二百四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婁羌西與渠勒接辟南不

當道

杆彌國王治杆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戶三千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千勝兵三千五百四十人輔國侯

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師古曰龜音丘茲音慈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今名寧彌

渠勒國王治鞬都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婁羌北與扞彌接于闐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戶二千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

九百四十七里南與婁羌接北與姑墨接于闐之西水

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蘇林曰即古國

河也多玉石師古曰玉石玉之璞也一曰石之似玉也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皮山國王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十里戶五百口三千

五百勝兵五百人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人

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秣國

千三百四十里鄭氏曰烏秣音鸚拏師古曰烏音一加反秣音直加反急言之聲如鸚拏耳非

正音也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當屬

賓烏弋山離道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

烏秣國王治烏秣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四百

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人東北至都

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子合蒲犁西與難兜

接山居田石間有白草累石為室民接手飲既古曰自高山下谿

澗中飲水故接連其手如猿之為出小步馬師古曰小細也細步言其能蹀足即今所謂百步千

跡者有驢無牛其西則有縣度師古曰縣繩而度也去陽關五千

八百八十八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二十里縣度者石山

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

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

四十六里東與皮山西南與烏托北與莎車西與蒲犁

接蒲犁及依耐無雷國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

類羌氏行國師古曰言不土著也隨畜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

出玉石

蒲犁國王治蒲犁國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戶六百

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

九十六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

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侯都尉各

一人寄田莎車種俗與子合同

依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一百二十五口

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

百三十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至無雷五百四十里北

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子合接俗相與同師古曰與子合同風

也少穀寄田疏勒莎車

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千口七

千勝兵三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三里

南至蒲犁五百四十里南與烏秣北與捐毒西與大月

氏接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大篤也衣服類烏孫俗與子合同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五千口三萬一

千勝兵八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

至無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南與婁

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按○劉奉世曰按婁羌小國最近陽關去長安六千里

耳在都護之東而此渠勒于闐難兜之類去長安且萬里東北行數千里乃至都護安得與婁羌相接必誤

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

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

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

里東至烏秣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

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昔匈奴破大月

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師古曰君謂為之君也塞音先

得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師古曰即所謂釋種者也亦語有輕重耳自疏勒

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罽賓地平溫和有

目宿雜草奇木檀榲梓竹漆師古曰榲音懷卽槐之類也葉大而黑也種五

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溼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

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

爲器市列師古曰市古列肆亦如中國也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

人面張晏曰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卽漫耳無勞借音今所呼幕

皮者亦謂其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師古曰封平而無文也

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罽賓大狗犬如驢珠璣珊瑚虎

魄璧流離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

踰於衆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治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真物它畜與諸

國同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

頭勞數剽殺漢使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

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迺

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

爲罽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

師古曰相失意也陰末赴鎖琅當德師古曰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殺副

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

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

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罽賓王陰

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

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

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

以為通厚蠻夷慝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師古曰北近也

為其土壤接近能為寇也今縣度之阨非屬實所能越

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師古曰城郭總

謂西域也前親逆節惡暴西域師古曰暴謂章露也故絕而不通今

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

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

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

五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更音工衡反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

刁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也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

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國或貧

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

旬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乘捐曠野而不反師古曰離亦歷

也曠空也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

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陜者

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師古曰崢嶸深險之

貌也崢音仕耕反嶸音宏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

縣度畜隊未半阨谷盡靡碎師古曰隊亦墮也靡散也人墮執不得

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師古曰九

州冀兗豫青徐荆揚梁雍也五服侯甸綏要荒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

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

恃以事無用師古曰罷讀曰疲所恃謂中國非久長計

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言已立計道

也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

壹至云

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

勝兵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

與撲桃西與犁軒條交接師古曰犁音鉅連及又鉅言反行可百餘日

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暑溼田稻有大鳥卵如甕師古曰甕汲水

鮮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師古曰

曰安息以條支爲善眩師古曰眩讀與幻同安息長老傳聞條支

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師古曰玄中記云昆侖之

曰觚竹北戶西王母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

所入云烏弋地暑熱莽平師古曰言有草莽而平坦也其

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

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曰桃拔一名

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師子似虎正黃有頰

形尾端茸毛大如斗師古曰師子即爾雅所謂後倪也

後音酸倪音倪拔音步葛反形俗重妄殺師古曰重難

亦頰旁毛也音而茸音人庸反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以金銀飾杖師古曰杖謂所

不妄持兵也絕遠漢使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

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蘇林曰番音盤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

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

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屬實同亦以銀為錢文獨為

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師古曰廣志云大爵

頸及膺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

數千里最大國也臨媯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

為書記張虞曰橫行為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謂皮之不柔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

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因發

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烏卵及犁靽眩人獻於漢

天子大說安息東則大月氏

大月氏國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

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

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土地

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師古曰春

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為封牛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

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疆輕匈奴師古曰自恃其疆盛而輕易匈奴

也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

于殺月氏以其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

夏而臣之都媯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徃徃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徒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師古曰同受節度也有五翎侯師古曰翎即翕字一曰休密翎侯治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二曰雙靡翎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三曰貴霜翎侯治護淩城師古曰淩音藻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四曰肸頓翎侯師古曰肸音許乙反治溥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一十一里五曰高附翎侯治高附

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

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

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師古曰樂音來各反到卑闐城師古曰闐音徒

反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

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師古曰王海冬寒夏暑則徙別居不

處一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都護治所

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師古曰為匈奴

所羈率也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

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師古曰依其險阻以自保

也固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己校尉西域諸

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
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
以絕遠獨驕慢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
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
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
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
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
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
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訖竟也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
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陷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夸

旁國

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

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

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

師古曰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

今事

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

師古曰言單于見康

居不事漢以之為高自以事漢為大卑而欲改志也

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

師古曰不

通使於其國也

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

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

師古曰言二郡八國

皆以此事為困苦

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

師古曰所過所經過

之處驕黠謂康居使也

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

師古曰以此聲

名為終羈縻而未絕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

控弦者十餘萬人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

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齋王治蘇齋城師古曰齋音下戒反去都

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

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

千二十五里三曰窳匿王師古曰窳音庾治窳匿城去都護五

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罽

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

百五十五里五曰奧韃王師古曰奧音於六反韃音居言反治奧韃城

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

五王屬康居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戶六

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副王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

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

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

接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

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俗

者酒馬者目宿師古曰嗜讀曰嗜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

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師古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河為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

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張騫始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

十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

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師古曰謂詈辱宛王宛遂攻殺漢使

萬曆二十五年刊 前漢書卷九十六 西域傳

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語在張騫傳貳師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師古曰昧音秣蔡音干曷反後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調使我國遇屠師古曰調古諂字相與共殺昧蔡立毋寡弟蟬封為王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又發使十餘輩抵宛西諸國求奇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師古曰風讀曰颯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衆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極望焉師古曰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

目宿者皆漢時所種也

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

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顛善賈市爭分銖貴女子

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

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

師古曰漢使至其國及有亡卒降其國者皆教之也得

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近

匈奴匈奴嘗困月氏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

送食

師古曰言畏之甚也食讀曰飢

不敢留苦

師古曰不敢留連及困苦之也

及至漢

使非出幣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所以然者以遠漢

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

咸尊漢矣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師古曰槐音回戶七百口五千勝兵千人

休循國王治烏飛谷在葱領西去長安萬二百一十里戶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人東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戶三百八十口千一百勝兵五百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葱領屬無人民西上葱領則休

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葱領本塞種也

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二千三百三十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有鐵山出青玉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卽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

前漢書卷九十一
匈奴傳
十九
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莎車王弟呼
屠徵殺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爲王約諸國背漢會衛
侯馮奉世使送大宛客節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
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還拜奉世爲光祿大夫是歲元
康元年也

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戶千五
百一十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疏勒侯擊
胡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
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
里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戶三百
口二千三百勝兵八百人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
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與疏勒接
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
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

前漢書卷九十六上終

前漢書卷九十六下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漢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

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

狀類彌猴者本其種也

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三

萬勝兵十八萬八千人相大祿左右大將二人侯

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

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

萬曆二十五年刊

前漢書卷九十六下

列傳

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師古曰

其心似松音武元反不田作種樹師古曰樹殖也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

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復無信多寇盜

最為疆國故服匈奴師古曰故謂舊時也服屬於匈奴也後盛大取羈屬

不肯往朝會師古曰言纒羈縻屬之而已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

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

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

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

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

在敦煌間今烏孫雖疆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

公主與為昆弟以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武帝即位令為

齎金幣往昆莫見騫如單于禮師古曰昆莫自此於單于騫大慙謂

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師古曰還賜謂將賜物還漢昆莫起拜

其它如故初昆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疆善將師古曰言其材

力優疆能為將將眾萬餘騎別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

陬師古曰岑音仕林反陬音子侯反太子蚤死謂昆莫曰必以岑陬為

太子昆莫哀許之大祿怒迺收其昆弟將眾畔謀攻岑

陬昆莫與岑陬萬餘騎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以

自備國分為三大總羈屬昆莫騫既致賜諭指曰烏孫

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昆弟共距匈奴

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國分不能專制迺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其使見漢人衆富厚歸其國其國後迺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又漢使烏孫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絕烏孫於是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許曰必先內聘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師古曰聘財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爲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公主至其國

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

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

曰吾家嫁我今天一方遠託異國今烏孫王穹廬爲室

今旃爲牆以肉爲食今酪爲漿師古曰食謂飯音飲居常土思兮

心內傷師古曰土思謂憂思而懷本土願爲黃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

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師古曰間歲者謂每隔歲而

往也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

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陬遂妻公

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號也名軍須靡昆莫王

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師古曰昆莫本是工號而其人名獵驕靡故書云昆

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為其王號也岑陬尚江都公

主生一女少夫師古曰名少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

憂為公主妻岑陬胡婦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以

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

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

靡次日萬年為莎車王次日大樂為左大將長女弟史

為龜茲王絳賓妻小女素光為若呼翎侯妻師古曰弟史素光皆

名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

為一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

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

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人民去使

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師古曰趣讀曰促欲隔絕漢昆彌願發

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

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

語在匈奴傳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

翎侯以下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

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

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還封惠

為長羅侯是時本始三年也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

人有功者元康二年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以漢外孫

元貴靡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
聘馬羸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為烏孫
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又重絕故
業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烏孫婚親也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昆彌
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
少主上廼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置官屬侍
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師古曰天子自臨平樂舍止也天子自臨平樂
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羅
侯光祿大夫惠為副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
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

噉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
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
卿望之復以為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前公主在烏孫四
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竟未得安師古曰竟讀曰境此已事之
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
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與其原起此天子從之徵還
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又暴
惡失眾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
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
擊之劍旁下師古曰不正下也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

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師古曰瘦音搜都護鄭

吉發諸國兵救之廼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

狂王賜金二十斤采繒因收和意昌係瑣從尉犁檻車

至長安斬之車騎將軍長史張翁留驗公主與使者謀

殺狂王狀主不服叩頭謝張翁粹主頭罵詈師古曰粹持其頭音

王從十餘騎送之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便不發下蠶

室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劔

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毋家匈奴兵來故眾歸之後遂

襲殺狂王自立為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

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鞬侯井以西孟康曰大

井六通渠也下流湧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欲通渠轉穀積居廬倉以討之

初楚主侍者馮嫪師古曰音了嫪者慧也故以為名能史書習事嘗持

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

人為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

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

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

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服虔曰錦車以

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

就屠不盡歸諸翎侯民衆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爲分別其人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元貴靡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是歲甘露三年也時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二歲卒三孫因留守墳墓云元貴靡子星靡代爲大昆彌弱師古曰言其尚幼少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之卒百人送烏孫焉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以賜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

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更以季父左大將樂代爲昆彌漢不許後段會宗爲都護招還二畔安定之

師古曰有人衆二畔者皆拓而還之故安定也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

就屠死子拊離代立師古曰拊讀與撫同爲弟日貳所殺漢遣使

者立拊離子安日爲小昆彌日貳亡阻康居漢徙已校

屯姑墨師古曰有戊已兩校兵此直徙已校也欲候便討焉安日使貴人

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師古曰詐畔亡而殺之因得以刺殺

都護廉褒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後安日

爲降民所殺漢立其弟末振將代特大昆彌雌栗靡健

翎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馬畜無使人牧師古曰勿入昆彌牧中恐其相

也擾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師古曰勝於小昆彌末振將

恐為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漢欲以兵

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持金幣與都護圖方略

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漢没入小昆

彌侍子在京師者久之大昆彌翎侯難栖殺末振將末

振將兄安日子安犁靡代為小昆彌師古曰末振將之

子名安漢恨不自責誅末振將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

子菴丘師古曰菴音盤還賜爵關內侯是歲元延二年也會宗

以翎侯難栖殺末振將雖不指為漢合於討賊奏以為

堅守都尉責大祿大吏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

紫綬更與銅墨云末振將弟卑爰寔師古曰寔音竹二反本共謀

殺大昆彌將眾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藉兵師古曰藉借也

兼并兩昆彌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師古曰倚依附也哀帝元

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為榮至元

始中卑爰寔殺烏日領以自效漢封為歸義侯兩昆彌

皆弱卑爰寔侵陵都護孫建襲殺之自烏孫分立兩昆

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師古曰言或鎮撫或威制之故多事也

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三千五

百口二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姑墨侯輔國侯

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至都護治

所二千二十一里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北與烏孫接
出銅鐵雌黃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王莽時姑墨王丞
殺溫宿王并其國

溫宿國王治溫宿城師古曰今雍州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領者本因漢時得溫宿國人

令居此地田牧因以為名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戶二千二百口

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

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

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土地物

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戶六千九

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

六人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胡侯卻胡都尉擊車

師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

人東西南北部千長各一人卻胡君三人譯長四人南

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杆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

接能鑄冶有鉛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

烏壘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城都尉譯長各

一人與都護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

渠犂城都尉一人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

十人東北與尉犂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西有河至

龜茲五百八十里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
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
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
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
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
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
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錐刀及黃金采繒與此旁國
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糧也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
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
益種五穀張掖酒泉師古曰益多也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

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即今之驛馬也田一歲有積

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師古曰累重謂就妻子家屬也

畜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

輔烏孫為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勅太守都

尉明燧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芟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

以安其意臣昧死請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

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是重困

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

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晉灼曰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危須尉犂

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師古曰畜

謂馬牛
羊等也

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

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師古曰食漢

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師古曰士雖各

已盡至於歸塗尚苦乏食疆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

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

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師古曰廝留言其前曩者朕之

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

秦人我句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為秦人習又漢使者

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師古曰興欲以為使者

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師古曰與參以著龜不吉不

行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廼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

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師古曰視讀曰示為

廼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

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疆師古曰夫不足者視人有餘

師古曰言其夸張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孟康曰其

也視亦讀曰示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

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

也師古曰今便利之又曰北伐行將於蒲山必克師古

時後不可再得也將謂遣將率行也蒲卦諸將貳師最吉師古曰上遣諸

山名也蒲古金字故朕親發貳師下蒲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

兆皆反繆師古曰言不效也繆妄也重合侯得虜侯者言聞漢軍當

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師古曰於軍所

行之道及水上埋牛羊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

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

饑渴師古曰能音耐失一狼走千羊廼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

散師古曰言死及被虜略并自離散也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

起亭隧師古曰隧者依險之處開通行道也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

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

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

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師古曰搜索者恐其或私齎文書也今邊塞未

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

燧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師古曰言邊塞有闌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

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令燧火有乏又其人後降者

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於所上文書師古曰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

來若捕生口虜廼知之師古曰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

待匈奴人言師古曰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

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牝馬民養馬皆復

不事後馬多絕乏至此復脩之也師古曰此說郡國二

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音方日及師古曰與上計

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師古曰與上計

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

思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杆彌杆

彌遣太子賴丹爲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
屬於漢龜茲何以得受杆彌質卽將賴丹入至京師昭
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杆彌太子賴丹爲校尉將軍田
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
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爲
害王卽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
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合五萬人攻龜茲責以
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
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
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

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
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
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
爲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
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
十人綺繡雜繪琦珍凡數千萬師古曰琦音奇留且一年厚贈
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
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鍾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
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絳賓死其子丞德自
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東通

尉犁六百五十里

尉犁國王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南與鄯善且末接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戶七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擊胡侯擊胡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焉耆國王治員渠城

師古曰員渠音子權反

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

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擊胡侯卻胡侯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與烏孫接近海水多魚

烏貪訾離國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戶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

師古曰且彌音干

去長安八千六百

八十里戶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

十二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

卑陸後國王治番渠類谷師古曰番音盤去長安八千七百一

十里戶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百五十

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將二人東與郁立師北與

匈奴西與切國南與車師接

郁立師國王治內咄谷師古曰咄音丁忽反去長安八千八百三

十里戶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十一人

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東與車師後城長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

單桓國王治單桓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戶二十

七口百九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

長各一人

蒲類國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

戶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輔

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

百八十七里

蒲類後國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戶百口千七十

勝兵三百三十四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去長安八千

萬曆二十五年刊

前漢書卷九十五

十五

六百七十里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百三十八人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東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兌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勝兵五百七十二人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

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戶九十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二百里戶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百七十里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

師古曰常在山下戶居不為城治也

四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鄯善且末接山出鐵民山居寄田糴穀於焉耆危須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

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七百口六千五十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師古曰鄉讀曰嚮譯長二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十里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車師後國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戶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九十人擊胡侯左右將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師古曰道讀曰導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車師都尉國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車師後城長國戶百五十四口五百六十勝兵二百六

十人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為開陵侯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犁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臣屬漢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即位遣五將將兵擊匈奴師古曰謂本始二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為武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也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為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

萬曆二十五年刊
前漢書卷九十五下
卷九十五下

立子烏貴爲太子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熹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欲以攻車師師古曰熹音許吏反至秋收穀吉熹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犁田收秋畢復發兵攻車師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爲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擊

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熹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熹卽留一侯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犁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迺輕騎奔烏孫吉卽迎其妻子置渠犁東奏事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犁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得降者言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迺與校尉盡將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

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即其城下謂吉曰師
曰即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廼解後常數
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間以
河七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執不能相救願益田卒
公卿議以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侯
師古曰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
常惠也旁胡騎引去吉廼得出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
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
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於是漢召故車師太
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

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

亦安樂親漢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

孫貴將詣闕師古曰烏孫遣其賜第與其妻子居敞曰

漢求師車王耳烏孫貴將反詣闕又賜第與妻子居非

理也按鄭吉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今漢復責烏孫

求車師王故賜車師王第使與妻子是歲元康四年也

其後置戍已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元始中車師後王

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巳校尉徐

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車師後王姑句師

曰句以道當為柱置師古曰柱者支柱也言有所置立

音鉤而支柱於已故心不便也劉敞

曰當道為柱置者新道出車師後王國則漢使往心不

來後王主為之供億故心不便也柱置猶言儲侍

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
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姑句數以牛羊賂吏求
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陬師古曰陬音子侯反謂姑
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爲都
護司馬所殺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卽馳突出高昌
壁入匈奴又去胡來王唐兜國比大種赤水羌師古曰比近也
音頻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以時救助唐
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音卽將妻子人民
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
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

內屬不當得受單于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
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卽受取也單
于遣使送因請其罪使者以聞莽不聽詔下會西域諸
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以示之至莽篡位建國二年以
廣新公甄豐爲右伯當出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
與其右將股鞮左將尸泥支謀曰聞甄公爲西域太伯
當出故事給使者牛羊穀芻芟導譯前五威將過所給
使尚未能備今太伯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欲亡入匈
奴戊巳校尉刁護聞之召置離驗問辭服乃械致都護
但欽在所埒婁城師古曰埒婁城名置離人民知其不還皆哭

萬曆二十五年刊

前漢書卷九十七下

西域傳

二十一

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
衆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是時莽易單于璽
單于恨怒遂受狐蘭支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後城
長傷都護司馬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時戊巳校尉刁
護病遣吏陳良屯桓且谷備匈奴寇史終帶取糧食司
馬丞韓玄領諸壁右曲侯任商領諸壘相與謀曰西域
諸國頗背叛匈奴欲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將人衆降匈
奴如淳曰言匈奴來侵會常死耳可卽將數千騎至校
尉府脅諸亭令燔積薪師古曰示分告諸壁曰匈奴十
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四百人去校尉府

數里止晨火難師古曰校尉開門擊鼓收吏士良等隨
入遂殺校尉刁護及子男四人諸昆弟子男獨遺婦女
小兒師古曰遺留止留戍巳校尉城遣人與匈奴南將
軍相聞南將軍以二千騎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戍巳校
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以良帶爲烏賁都
尉師古曰後三歲單于死弟烏索單于咸立師古曰索
復與莽和親莽遣使者多齎金幣賂單于購求陳良終
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刁護者芝音妻子以下二
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殺之其後莽
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匈奴大擊北邊而西域亦瓦解

焉耆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天鳳三年
迺遣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巳校尉出西域
諸國皆郊迎送兵穀焉耆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
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爲數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
駿及姑墨尉犁危須國兵爲反間還共襲擊駿等皆殺
之唯戊巳校尉郭欽別將兵後至焉耆焉耆兵未還欽
擊殺其老弱引兵還莽封欽爲剡胡子鄧展曰剡音衫師古曰剡絕也
音子小反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數年莽死崇遂沒西
域因絕最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
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

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
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
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
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

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

犀布璆瑁則建珠崖七郡師古曰璆音瑁音妹感枸醬竹杖則

開牂柯越雋師古曰枸音矩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

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如淳曰文甲

犀中央色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孟康曰

名也師古曰稍馬音所交反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圍殊

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

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師古曰其數非一以甲乙

次第名落以隨珠和璧師古曰落與絡同天子負黼依襲翠被

馮玉几而處其中師古曰依讀曰展展如小屏風而畫為黼文也白與黑謂之黼又為斧形

襲重衣也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廬海中碭

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晉灼曰都廬國名也李奇曰都廬體輕善

緣者也碭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謂賔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

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漫延者

也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

水散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為此色也俞音踰碭音徒浪反衍音弋戰反視讀曰示觀

示者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

至於用度不足迺權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

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

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

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

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

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

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

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

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師古曰西戎即序說已在前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成

王問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贊者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雷也意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太宗

漢文帝也却走馬謂有人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故贊引也

前漢書卷九十六終

前漢書卷九十七上

外戚列傳第六十七上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及有嬖而紂之滅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

萬曆二十五年刊

前漢書卷九十七上

列傳

一

道之大倫也

師古曰倫理也

禮之用唯昏姻為兢兢

師古曰兢兢戒慎也

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

能弘道末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

能得之子况卑下乎

師古曰言雖君父之尊不能奪其所好而移其本意

既驩合

矣或不能成子姓

師古曰姓生也

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終豈

非命也哉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非通幽明之變惡能

識乎性命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

皇太后適稱皇后

師古曰適讀曰嫡后亦君也天子之妃以后為稱

取象二儀

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

之號焉

師古曰良善也八七祿秩之差也長使少使主供使者

至武帝制健仔

娥倭華充依各有爵位

師古曰健言接幸於上也行美稱也倭娥皆美貌也倭俗猶書

奕奕也便習之意也充依言充後廣而依秩序也健音接仔音于字或從女其音同耳經音五經反倭音容

而元帝加昭儀之號

師古曰昭顯其儀示隆重也

凡十四等云

師古曰除

皇后自昭儀以下至秩百石十四等

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健仔視

上卿比列侯姪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

師古曰中二千石實得二

千石也中之言滿也月得百八十斛是為一歲

倭華視

真二千石比太上造

師古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歲凡得千八百石耳太上造第

十六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

師古曰二千石月得百一十斛一歲凡得一千

四百四十五石耳少八子視千石比中更

師古曰中更第

衡反其充依視千石比左更

師古曰左更第

七子視八百

石比右庶長

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一爵

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

師古曰

曰左庶長第十爵

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

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

少使

視四百石比公乘

師古曰公乘第八爵

五官視三百石

師古曰五官所掌亦

象外之五官也

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

皆視百石

師古曰涓潔也無涓言無所不潔也其讀曰恭言恭順而和柔也娛靈可以娛樂情靈也

保安也保林言其可安衆如林也良使使令之善者也夜者主職夜事令音力成反

上家人子中

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

師古曰家人子者言采擇良家子也斗食謂佐史也謂之斗食者子以入宮未有職號但稱家人

言一歲不滿百石日食一斗二升

五官以下葬司馬門

外服處曰陵上外司馬門之外

高祖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

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

姪相人高

祖微時呂公見而異之乃以女妻高祖生惠帝魯元公

主高祖為漢王元年封呂公為臨泗侯二年立孝惠為

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太子為

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

我戚姬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

常留守希見益疏如意且立為趙王留長安幾代太子

者數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反

賴公卿大臣爭之及叔孫通諫

用留侯之策得無易呂后為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

二人皆為列將從征伐長兄澤為周呂侯次兄釋之為

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臨泗侯呂公薨

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為皇太后廼令永巷囚戚夫人髡

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

舂薄暮常與死為伍師古曰與死罪者為伍也相離三千里當誰使

告女師古曰女讀三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

乃亦汝師古曰乃亦汝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師古曰反還也三趙還猶今言三回也

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

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

屏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

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師古曰遲音直二反解在高紀太后遂

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師古曰去其眼精以藥熏耳令聾也瘖不

能言也以瘖藥飲之也飲音於禁反瘖於今反反以居鞠域中師古曰鞠域如鞠鞠之域謂窟

室也鞠音巨六反名曰人彘居數月廼召惠帝視人彘帝視而

問知其戚夫人廼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

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師古曰

視事已自以此日飲為淫藥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發

喪哭而泣不下師古曰泣謂淚也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十

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

未師古曰解猶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

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

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

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廼哀師古曰說讀曰悅呂氏權田此

起廼立孝惠後宮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復殺高祖子

趙幽王友共王恢師古曰共讀曰恭及燕靈王建遂立周呂侯

子台為呂王師古曰台音土來反台弟產為梁王建城侯釋之子

祿為趙王台子通為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為列侯

追尊父呂公為呂宣王兄周呂侯為悼武王太后持天

下八年病大禍而崩語在五行志病因以趙王祿為上

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戒祿產曰高祖與

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

我即崩恐其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太

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虛侯劉章等共誅產祿悉

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

帝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即

位呂太后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為皇后欲其生子

萬方終無子廼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師古曰名

為皇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帝四

年廼自知非皇后所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

我壯即為所為師古曰為其所為謂所生之母也並音于偽反太后聞而患之

恐其作亂廼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

詔廢之語在高后紀遂幽死更立恒山王弘爲皇帝而以呂祿女爲皇后欲連根固本牢甚師古曰然堅也然而無益也呂太后崩大臣正之卒滅呂氏少帝恒山淮南濟川王皆以非孝惠子誅獨置孝惠皇后廢處北宮師古曰置留也

北宮在未央宮之北孝文後元年薨葬安陵不起墳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魏媼

通生薄姬而薄姬父死山陰因葬焉師古曰山陰會稽縣及諸侯

畔秦魏豹立爲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許負相薄姬

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

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而中立與

楚連和師古曰自謂當得天子漢使曹參等虜魏王豹以其國爲

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

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

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

年坐河南成臯靈臺此兩美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

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

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龍據妾胷上曰是貴徵也吾爲

汝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年八歲立爲代王自有

子後希見高祖崩諸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后怒皆幽之

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爲代太后

太后弟薄昭從如代師古曰如往也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

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暴皆稱薄氏仁善故迎立代

王為皇帝尊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侯師古曰太軹音只

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廼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

郡致園邑三百家長丞以下使奉守寢廟上食祠如法

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太后蚤失父

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師古曰言太后為外家所養也廼召復魏氏

師古曰優復之也復音方目反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一人太

后後文帝二歲孝景前二年崩師古曰言文帝崩後二歲太后乃崩葬南

陵師古曰薄太后陵在霸陵之南故稱南陵即今所謂薄陵用呂后不合葬長陵師古曰

曰以呂后是正嫡故薄不得合葬也故特自起陵近文帝

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太

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師古曰與讀曰豫

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師古曰如往也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

我籍趙之伍中師古曰主遣宦者吏謂宦者為吏而主發遣宮人者也籍謂名簿也伍猶列也

宦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

其宦者不欲往相彊廼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

嫫師古曰嫫音匹昭反孝惠七年生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

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為帝後王后所生四

男更病死師古曰更互也音公衡反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

竇姬男最長立為太子竇姬為皇后女為館陶長公主

師古曰年最長故謂之長公主明年封少子武為代王後徙梁師古曰初封代

王後更為梁王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師古曰觀

縣也觀音工喚反於是薄太后廼詔有司追封竇后父為安成

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此

靈文園法

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

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

炭暮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臥者師古曰厭音一甲反少君

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師古曰從其主家也

之也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

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墮師古曰墮謂墮樹用為符信

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

所識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句沐

沐我已飯我乃去師古曰乞沐具而為之沐沐訖又飯食之也飯音扶晚反於是竇

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廼厚賜之家於長安絳

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師古曰恐其後擅權

則將相大臣當被害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呂

氏大事也師古曰放音甫往反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

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竇皇

后疾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無子文帝崩景
帝立皇后爲皇太后乃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先死封
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吳楚反時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俠
喜士師古曰俠音許夾反爲大將軍破吳楚封魏其侯竇氏侯者
凡三人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
老子尊其術太后後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
年崩師古曰武紀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此傳云後景帝六歲是也而以建元爲元光則是參錯又當言凡立四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再三乖謬皆是此傳誤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
錢財物賜長公主嫪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至武帝時魏其侯竇
嬰爲丞相後誅

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爲太子時薄太
后取以爲太子妃景帝立立薄妃爲皇后無子無寵立
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廢廢後四年薨葬長安城東平望
亭南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也母臧兒故燕
王臧荼孫也爲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
爲長陵田氏婦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王孫婦生
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貴欲倚兩女師古曰冀其貴而依倚之得尊寵也倚音於綺反奪金氏金氏怒不肯與決乃內太子宮
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

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
卽位王夫人主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
栗姬男爲太子而王夫人男爲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
欲與太子爲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
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長主欲與王夫人王
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屬
諸姬子師古曰諸姬子諸姬所生之子也屬音之欲及此下皆同曰吾百歲後善視
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
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又耳曩者所夢日
符師古曰耳常聽聞而記之也符猶瑞應計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人

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師古曰趣音曰促大行奏事文曰子以

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爲皇后帝怒曰是乃所

當言邪師古曰乃汝也言此事非汝所當得言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爲

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

男爲太子封皇后兄信爲蓋侯初皇后始入太子家後

女弟兒姁亦復入師古曰姁音許干反諸婦人之名字音皆同生四男兒姁

蚤卒四子皆爲王師古曰謂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一舜皇后

長女爲平陽公主次南宮公主次隆慮公主師古曰慮音廬皇

后立九年景帝崩武帝卽位爲皇太后尊太后母臧兒

爲平原君封田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王氏田氏侯

者凡三人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蚡至丞相

追尊王仲為共侯師古曰共讀曰恭槐里起園邑二百家長丞

奉守及平原君薨從田氏葬長陵亦置園邑如共侯法

初皇太后微時所為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

師古曰言隨俗而在閭巷未顯貴武帝始立韓嫣白之師古曰帝曰何

為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

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

立曰大姊何戚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

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為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

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因賜湯沐邑號

脩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男號脩成子仲以太后

故橫於京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太后凡立二十五年後景帝十

五歲元朔三年崩合葬陽陵

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會祖父陳嬰與項羽俱起

後歸漢為堂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

帝得立為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為妃及帝即位立為

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

數焉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反上愈怒后又挾婦人媚道頗覺

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巫蠱祠

祭祝詛大逾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

市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師古曰言失德義之

序而妄祝詛也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明年

堂邑侯午薨生男須嗣侯主寡居私近董偃十餘年主

薨須坐淫亂兄弟爭財當死自殺國除後數年廢后乃

薨葬霸陵郎官亭東

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

邑子夫為平陽主謳者師古曰齊歌曰謳音一侯反武帝即位數年

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餘人飾置家帝被霸上孟康曰被

除也於霸水上曰被除今三月上已被禊也師古曰被音廢禊音系還過平陽主主見

侍美人師古曰侍儲侍也侍音丈紀反帝不說既飲謳者進帝獨說于

夫師古曰說皆讀曰說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師古曰尚主也時於軒中侍帝權主

衣軒中得幸師古曰軒謂軒車也還坐驪甚賜平陽主金

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

師古曰拊謂摩循之也強飯勉之師古曰強音其兩反飯音扶晚反即貴

願無相忘入宮歲餘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

出之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召

其兄衛長君弟青侍中而子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

據遂立為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青為將軍擊匈奴

有功封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為列侯及皇后姊

子霍去病亦以軍功為冠軍侯至大司馬票騎將軍青

為大司馬大將軍衛氏支屬侯者五人青還尚平陽主

皇后立七年而男立為太子後色衰趙之王夫人中山

李夫人有寵皆蚤卒後有尹婕妤鉤弋夫人更幸師古曰更

互也音工衛反衛后立三十八年遭巫蠱事起江充為姦太子

懼不能自明遂與皇后共誅充發兵兵敗太子亡走詔

遣宗正劉長樂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自殺黃

門蘇文姚定漢輿置公車令空舍盛以小棺瘞之城南

桐柏師古曰瘞葬也桐柏亭名也瘞音於例反衛氏悉滅宣帝立乃改葬衛

后追諡曰思后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周衛奉守焉師古曰葬

在杜門外大道東以倡優雜伎千人樂其園故號千人聚其地在今長安城內金城坊西北隅是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

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

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

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

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

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

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

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

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

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

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

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脩飾不見君父妾不

敢以燕嬌見帝師古曰嬌與情同謂不嚴飾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師古

曰第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

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

師古曰鄉讀曰嚮轉面而嚮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

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

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

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

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孿孿顧念我者乃以平生

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

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其後

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為協

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

神迺夜張燈燭設帳帷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

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帷坐而步師古曰夫人之神於

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

而望之偏何嫋嫋其來遲師古曰嫋嫋行貌音先安反令樂府諸音

家絃歌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夫人其辭曰美連娟

以脩嫋兮師古曰嫋美也連娟嬌弱也嫋音互娟音一全反命櫟絕而不長師古

萬曆二十五年刊

曰櫟截也音子小反飾新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師古曰新宮待神之

也泯然滅絕意待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

輿馬於山椒兮奄脩夜之不陽孟康曰山椒山陵也置輿馬於山陵也師古曰

自慘鬱鬱以下皆言夫大身處墳墓而隱翳也脩長也陽明也秋氣憊以淒淚兮桂枝

落而銷亡師古曰淒淚寒涼之意也桂秋芳香亦喻夫人也憊音千感反淚音戾神筦筦

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置託沈陰以曠久兮惜蕃華之

未央師古曰沈陰言在地下也曠與曠同未央猶未半也言年歲未半而早落蕃華故痛惜之蕃音扶元

反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師古曰惟思也幼眇猶窈窕也相羊

小反相音襄一函菱扶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李奇曰菱

音敷孟康曰菱音綏華中齊也夫人之色如春華含菱敷散以待風也師古曰雜襲重積也的容與

以倚靡兮縹飄姚虙愈莊孟康曰言夫人之顏色灼然盛美雖在風中縹姚愈益端

嚴也師古曰縹音匹妙反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娥揚師古曰追述平

至歡宴之時也娥揚揚其娥眉既感激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師古曰

逐者帝自言中心追逐夫人不能已也包紅顏者言在墳墓之中不可見也驩接狎以離別

今宵寤夢之芒芒師古曰言絕接狎之權而遂離別也宵夜也芒芒無知之貌也芒音莫郎

反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

哀衰回以躊躇師古曰躊躇住足也躊音躊躇合韻音丈預反執路日以遠兮

遂荒忽而辭去師古曰荒音呼廣反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師古曰

意也以日為喻故言西征寢淫敞克寂兮無音師古曰况字思若流波

怛兮在心師古曰流波言恩寵不絕也怛悼也音丁曷反亂曰師古曰亂理也總理賦中之意

萬曆二十五年刊
行美書卷九十七
列傳
五

佳俠函光隕朱榮兮

孟康曰佳俠猶佳麗嫉妬闞茸將安程兮師古曰

曰言嫉妬闞茸之徒不足與夫人為程品也方時隆盛

年天傷兮

師古曰傷合韻音式向反弟子增欷洿沫悵兮應劭曰弟

也子昌邑王也孟康曰洿沫洿洿也晉灼曰沫音水沫面之沫言涕洿洿集覆面下也師古曰沫音說也悵

惆悵也洿音烏洿下也沫音呼內反字從午未之未也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師古曰

曰朝鮮之間謂小兒泣嚮不虛應亦云已兮師古曰嚮

不止名為喧音許遠反之隨聲必當有應而今涕泣從

自已耳夫人不知之是虛其應媯妍太息嘆稚子兮孟

曰夫人蒙被獻獻不見帝哀其子小而孤也晉灼曰三輔謂憂愁面省瘦曰媯冥媯冥猶媯妍也師古曰媯音

在消劉慄不言倚所恃兮孟康曰恃平日之恩知上必

之意也劉音仁者不誓豈約親兮如淳曰仁者之行惠

劉慄音栗有親親而反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師古曰死者一往不

當以言約乎心為信不有忽忘去彼昭昭就冥冥兮返情念酷痛重以此

也信合韻音新故庭兮師古曰故庭謂平生所居嗚呼哀哉想魂靈兮

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宮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

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

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先是

其父坐法宮刑為中黃門死長安葬雍門師古曰雍門

孝里西南去長安三十里拳夫人進為婕妤居鉤弋宮

廣記云趙父家在門西也大有寵元始三年生昭帝

萬曆二十五年刊

前漢書卷九十五

列傳

六

號鉞弋子任身十四月廼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
今鉞弋亦然廼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後衛太子敗而
燕王旦廣陵王胥多過失寵姬王夫人男齊懷王李夫
人男昌邑哀王皆蚤薨鉞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師
曰壯大者言其形體偉大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衆異甚奇愛之
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顛恣亂國家猶與父
之師古曰與讀曰豫鉞弋健仔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師
曰譴責也音曰羨反因葬雲陽師古曰在甘泉宮南今土俗人嘯爲女陵後上疾病乃
立鉞弋子爲皇太子拜奉車都尉霍光爲大司馬大將
軍輔少主明日帝崩昭帝卽位追尊鉞弋健仔爲皇太

后發卒二萬人起雲陵邑三千戶追尊外祖趙父爲順
成侯詔右扶風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順成侯
有姊君姁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以充實焉諸昆弟各
以親疏受賞賜趙氏無在位者唯趙父追封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桀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爲羽林期
門郎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
蓋雖風常屬車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
遷未央廡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令
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
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忠由是

親近爲侍中稍遷至太僕武帝疾病以霍光爲大將軍
太僕桀爲左將軍皆受遺詔輔少主以前捕斬反者莽
通功封桀爲安陽侯初桀子安娶霍光女結婚相親光
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昭帝始立年八歲帝長姊
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共養帝師古曰共音居用
及養音弋亮反蓋主
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師古曰
客也外人其名也上與大將
軍聞之不絕主驩有詔外人侍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
令配耦帝時上官安有女卽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
光以爲尚幼不聽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
內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爲后師古曰以
時得入

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師古曰椒房殿名在
未央宮皇后所居戚
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
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爲然詔召安女入爲婕
妤安爲騎都尉月餘遂立爲皇后年甫六歲師古曰
甫始也安
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日以驕
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婿飲大樂見其服飾使
人歸欲自燒物安醉則裸行內與後母及父諸良人侍
御皆亂師古曰良人謂妾
也侍御則兼婢矣子病死仰而罵天數守大將
軍光爲丁外人求侯師古曰守
求請之及桀欲妄官祿外人師
古

曰不由材
德故云妄光執正皆不聽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爲太醫

監闌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爲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廼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知燕王旦帝兄不得立亦怨望桀安卽記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爲丁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書稱子路喪姊暮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師古曰專見禮記由子路之名故曰觀過知仁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引此言者謂子路厚於骨肉雖違禮制是其仁愛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爲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以問光光執不許及告光罪過上又疑之愈親光而疏桀安桀安寢恚師古曰寢漸也遂結黨與謀殺光

誘徵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

安曰逐糜之狗當顧菟邪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顧小也且用皇后爲

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爲家人亦不可得師古曰家人言

凡庶此百世之一時也事發覺燕王蓋主皆自殺語在

霍光傳桀安宗族旣滅皇后以年少不與謀師古曰與讀曰預

亦光外孫故得不廢皇后母前死葬茂陵郭東追尊曰

敬夫人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皇后自使私奴

婢守桀安冢師古曰廟記云上官桀安冢並在霍光冢東東去夏侯勝冢二十步光欲皇

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

雖宮人使令皆爲窮絀多其帶服虔曰窮絀有前後當不得交通也師古曰使

今所使之人也綺古袴字也窮綺即今後宮莫有進者
之緹襜袴也令音力征反緹音下昆同
皇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昌邑王賀徵即
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光與太后共廢王賀立孝宣帝宣
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凡立四十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
年崩合葬平陵

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
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家本魯國有母貞君

兄恭以元鼎四年入為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師古曰進者皇孫之名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

史皇孫有一男號皇曾孫時生數月猶坐太子繫獄積

五歲乃遭赦治獄使者郡吉憐皇曾孫無所歸載以付
史恭恭母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曾孫
收養於掖庭遂登至尊位是為宣帝而貞君及恭已死
恭三子皆以舊恩封長子高為樂陵侯曾為將陵侯玄
為平臺侯及高子丹以功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
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左將軍自有傳

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大始中得幸於史皇
孫皇孫妻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帝帝
生數月衛太子皇孫敗家人子皆坐誅莫有收葬者唯
宣帝得全即尊位後追尊母王夫人諡曰悼后祖母史

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園邑長丞奉守語在戾太子傳
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媪媪男無故無故弟武皆隨
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黃牛媪初上卽位
數遣使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旣得王媪令太
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
王媪媪言名妾人家本涿郡蠡吾平鄉年十四嫁爲同
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爲廣望王迺始婦師古曰廣望亦涿郡之縣
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望節
侯子劉仲卿宅仲卿謂迺始曰予我翁須自養長之媪
爲翁須作縑單衣師古曰縑卽今之絹也音兼送仲卿家仲卿教翁

須歌舞往來歸取冬夏衣居四五歲翁須來言邯鄲賈

長兒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與之媪卽與翁須逃走之

平鄉師古曰仲卿之往也仲卿載迺始共求媪媪遑急將翁須歸曰

兒居君家非受一錢也師古曰言未嘗得其聘幣奈何欲予它人仲

卿詐曰不也後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

見行當之柳宿蘇林曰聚邑名也在中山盧奴東北三十里媪與迺始之柳

宿見翁須相對涕泣謂曰我欲爲汝自言師古曰言自訟理不肯行

翁須曰母置之師古曰置之猶言任聽之不須自言何家不可以居師古曰言

所去處皆自言無益也媪與迺始還求錢用隨逐至中

山盧奴見翁須與歌舞等比五人同處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媪與

翁須共宿明日迺始留視翁須媪還求錢欲隨至邯鄲媪歸糶買未具迺始來歸曰翁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因絕至今不聞其問賈長兒妻貞及從者師遂辭師古辭對往二十歲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須等五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老更始劉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辭皆驗師古曰共者仲卿妻之名宣奏王媪悼后母明白上皆召見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月間賞賜以鉅萬計頃之制詔御史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以博平蠶吾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封舅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戶初迺始以本

始四年病死後三歲家迺富貴追賜諡曰思成侯詔涿郡治冢室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歲餘博平君

薨諡曰思成夫人詔徙思成侯合葬奉明顧成廟南置

園邑長丞師古曰本號廣明故戾太子傳云皇孫及王夫人皆葬廣明其後以置園邑奉守改曰奉

明罷涿郡思成園王氏侯者二人無故子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武子商至丞相自有傳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為昌邑王

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它郎鞍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蠶室孟康曰死罪囚欲就宮者聽之後為宦者

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師古曰部分搜索罪人也索音山客反其殿

中廬有索長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緘封師

曰殿中廬架所止宿廬舍在宮中者也緘束篋也音工咸反之廣漢索不得它吏往得

師古曰須得此繩索者用為桀之反具廣漢坐論為鬼薪輸掖庭後為

暴室嗇夫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孫與廣漢同寺居

時掖庭令張賀本衛太子家吏及太子敗賀坐下刑以

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以女孫妻之

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與霍

將軍同心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安世怒曰

曾孫迺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

言子女事於是賀止時許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嘗

為內者令歐侯氏子婦師古曰歐侯姓也歐音烏溝反臨當入歐侯氏

子死其母將行也師古曰歐侯姓也歐音烏溝反卜相當大貴母獨喜賀

聞許嗇夫有女迺置酒請之師古曰請召也酒酣為言

曾孫體近下人乃關內侯師古曰言曾孫之身於帝為近親縱其人材下劣尚作關

內侯書本或無人字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嫗聞之怒師古曰廣漢之妻不

欲與會孫廣漢重令為介師古曰更令人作媒而遂與曾孫

一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婕妤是時霍將

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

將軍女音灼曰儀向也師古曰謂附向之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

劔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為皇后既立霍光以后父廣

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霍光夫人顯欲

貴其小女道無從師古曰從因也由也無由得內其女明年許皇后當娠

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

為掖庭戶衛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師古曰過辭夫乃行入宮也為

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師古曰辟音闕謂屏

去字謂衍少夫幸報我以事如淳曰稱衍字曰少夫親

求池我亦欲報少夫可乎晉灼曰報少夫謀弒許后事衍曰夫人所

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

以累少夫師古曰累託也音力瑞反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

故十死一生師古曰免乳謂產子也故大事也乳音人陰反大今皇后當免身

可因投毒藥去也師古曰去謂除去皇后也音丘呂反成君即得為皇后

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

安可師古曰與眾醫共雜治之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

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君無意耳衍良

父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

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晉灼曰大丸今澤蘭丸之屬有頃曰

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師古曰岑岑痺悶之意對曰無有遂

加煩懣崩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衍出過見顯相勞問師古曰勞音來到反

亦未敢重謝衍師古曰恐人知覺之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

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事急即以狀具語光因

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行光驚鄂默然不應其後奏

上署行勿論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許后立三

年而崩諡曰恭哀皇后葬杜陵南園師古曰

所謂小陵者去後五年立皇太子廼封太子外祖父昌

成君廣漢爲平恩侯位特進後四年復封廣漢兩弟舜

爲博望侯延壽爲樂成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廣漢薨諡

曰戴侯無子絕葬南園旁置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

宣帝以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卽位復封

延壽中子嘉爲平恩侯奉戴侯後亦爲大司馬車騎將

軍

孝宣霍皇后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女也母顯既使

淳于衍陰殺許后顯因爲成君衣補師古曰謂縫作嫁

偽治入宮具勸光內之果立爲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

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

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脩許后故事

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而禮之皇后舉

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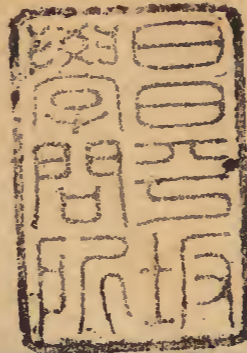
亦寵之顯房燕立三歲而光薨後一歲上立

許后男爲太子昌成君者爲平恩侯顯怒恚不食歐血

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爲王邪復教皇

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
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頗泄顯遂與諸壻昆弟謀反發
覺皆誅滅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熒惑失道懷不德
挾毒與母博陸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
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以承天命嗚呼哀哉其退避
宮上璽綬有司霍后立五年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後
上林中
十二歲徙雲林館迺自殺葬昆吾亭東師古曰昆吾初
地名在藍田
霍光及兄驃騎將軍去病皆自以功伐封侯居位宣帝
以光故封去病孫山山弟雲皆為列侯侯者前後四人
孝宣王皇后其先高祖時有功賜爵關內侯自沛徙長

陵傳爵至後父奉光奉光少時好鬪雞宣帝在民間數
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適人所當適
輒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召入後宮稍進為婕妤是
時館陶王母華婕妤及淮陽憲王母張婕妤楚孝王母
衛婕妤皆愛幸霍皇后廢後上憐許太子蚤失母師古
曰許
后所生故幾為霍氏所害於是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
子者遂立王婕妤為皇后令母養太子自為后後希見
無寵封父奉光為叩成侯立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即位
為皇太后封太后兄舜為安平侯後二年奉光薨諡曰
共侯葬長門南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元帝崩



成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復爵太皇太后弟駿為關內侯
 食邑千戶王氏列侯二人關內侯一人舜子章章從弟
 咸皆至左右將軍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號太皇太
 后為邛成太后邛成太后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餘永
 始元年崩合葬杜陵稱東園師古曰雖同塋兆而別為墳王后陵次宣帝陵東故
 園也日東奉光孫勳坐法免元始中成帝太后下詔曰孝宣
 王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質共脩之義恩結于心師古曰質讀曰
 贊惟邛成共侯國廢祀絕朕甚閔焉其封共侯曾孫堅
 固為邛成侯至王莽乃絕

前漢書卷九十七上終

慶應五

